

第一部

# 寒夜

寒夜三部曲

李乔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 034 4192 6

# 寒夜三部曲

## 第一部

### 寒 夜

李 乔 著

*Con 06/25*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寒夜三部曲

第一部

寒夜

李乔著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274(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统一书号：10236·038 定价：2.60元

## 《寒夜三部曲》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李乔，原名李能祺。一九三四年出生于台湾苗栗县大湖乡一个贫苦农家。一九五四年毕业于新竹师范，长期从事中小学教学工作，一九八一年退休。现为专业作家。

李乔的父亲在二十年代“参加反日运动，系狱八年”，出狱后生下李乔。他的一家被殖民当局“限制居住”在蕃仔林山区。李乔说：“穷绝山区悲苦童年，对我心灵和人格结构，进而写作的方法和思想等都影响很深……”。他的作品多写人生的痛苦、大地的乡愁、母爱的光辉和抗日的故事。六十年代以来，他先后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飘然旷野》、《恋歌》、《晚晴》、《人的极限》、《山女》、《恍惚世界》和长篇小说《山国恋》、《痛苦的符号》、《冤恨惨绝录》、以及剧本《罗福星》等十几部作品。《寒夜三部曲》是他轰动台湾文坛的代表作品，也代表着台湾小说进入八十年代的重要成就，获得了一九八一年的台湾“吴三连文艺奖”。

《寒夜三部曲》包括《寒夜》、《荒村》、《孤灯》三部长篇小说，全书近百万字，是继钟肇政《台湾人三部曲》以后的台湾当代文学发展的最新里程碑。全书以台湾沦日前后至抗战胜利五十多年的历史为经，以佃农彭、刘两个家族三代人的

命运为纬构成。它所描写的台湾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内容更为深广；艺术形式更趋完整；文学语言更加精粹。就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来看，又突破了一些多年来台湾文学创作上的禁忌领域，二十年代抗日爱国的进步文化运动、农民运动，包括台湾共产党和左翼代表人物的斗争事迹，有不少在李乔笔下再现。

本书第一部《寒夜》，描写彭阿强一家在日帝侵台以前，披荆斩棘、开山拓土的艰苦创业情景，以及日帝侵台初期，彭家赘婿刘阿汉参加义军抗日的英勇事迹；第二部《荒村》，描写了台湾文化协会与农民组合所领导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刘阿汉一家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的悲壮斗争；第三部《孤灯》，描写四十年代前期，在太平洋战争中台湾农村的非人生活，以及日本殖民当局强征台湾“十万青年赴战南洋的事迹”和他们流落异国的乡愁。全书采用“现代章回体小说”的艺术形式，创作历时五年左右，再前追溯，早在六十年代，李乔已经以故乡和童年的生活为取材的源泉，先后写作和发表了十几篇《蕃仔林的故事》系列小说，都以他的家乡——苗栗县小山村蕃仔林为背景，以平平实实的白描，倾心吐胆的细诉，反映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这片苦难土地上一群善良人民的挣扎和奋斗。这些故事中，包括作者双亲的生平遭遇，孕育了《寒夜三部曲》的胚胎，许多蕃仔林系列小说中的人物，日后也出现于《寒夜三部曲》，有的成为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主人公。李乔从他生命的根源、人生的起点——蕃仔林出发，以他的家乡为生活基地，辛勤耕耘，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由短篇、中篇开始。进而发展为鸿篇巨著。李乔的这条创作道路，正如一缕缕荒山僻野的清溪流泉，日积月累，终于汇成了一条波浪滚滚的长江大河。《寒夜三部曲》和《台湾人三部曲》一样，都是台

湾当代文学史上的“大河小说”代表作。作者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和乡亲满怀着真挚的热爱，对侵略者、压迫者、剥削者的残暴罪行，作出了无情的揭露，深情地讴歌了台湾同胞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台湾民众解放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现代台湾文学中，许多著名的老作家，例如杨逵、吴浊流等人，因为自幼受到日本殖民当局的语言统治，在他们的后半生才得以使用中文写作，以至于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文学语言的运用上，较之于台湾中青年作家略逊一筹。李乔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成长起来的台湾第二代作家的中坚，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汉语普通话写作，他的文学语言比前代台湾作家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读者们仅从本书的序章里便可以看出，他的文学语言创新了一种璀璨活泼的文体，充分显示了中文创作的语言艺术魅力。序章《神秘的鱼》达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精炼，形传其神地表现了客观存在的丰富内涵，溶哲理性、科学性和神话色彩、现实色彩于一炉，采用了台湾高山鱒鱼（它们的故乡是台湾海峡）的象征，给读者以驰骋想像的无穷无尽的空间，把读者的精神提升到一个深邃精微的境界，令人反复诵读爱不释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

**武治纯**

一九八五年于北京

# 序

这是笔者平生最重要的一部书。

从事小说创作的人，大概都有一个抱负：要把自己最热爱的，或最熟悉的，或和自己生命史关系最密切的东西写成作品；希望在这样一部作品里，阐释作者的生命观、历史观等。

笔者一九六二年起习写小说，十年后才发现，在自己源源取材后面有一座巨大厚实的黝黑背景。那里有我生命的根源，人生始点；我是恒河众生的一粒，“我”之所有，当也众生所有。于是酝酿了这本书的雏型。

《寒夜》于一九七五年起稿，一九七七年六月将初稿十万字抛弃，另起炉灶，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完成。写的是台湾陷日前后背景下，一群农民拓土开山的种种。土地是人的根本依靠，而土地也是痛苦的渊源。《寒夜》的故事是无奈的。

《孤灯》于一九七八年二月起稿，一九七九年三月完成，写的是台湾光复前后台湾山村的非人生活，以及十万青年赴战南洋的事迹；前者叙述汉人的坚忍生命力，后者是为冤死异国的台湾青年谱一悲壮的镇魂曲。

《荒村》于一九七九年七月起稿，一九八〇九月完成。写大正末年到昭和四年，文化协会分裂前后，农民组合前期的几

件重大事件。这是台湾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年代，也是充满迷雾的时刻。正如个人生命史上往往会有有的迷惘一样。在这里笔者试着去抖开历史的帷幕，展示真象，并于个人的注释。这是写得最艰苦的一部，也必然是最多疑案的一部，笔者不敢自许什么，希望高明读者有以教正，历史本身给予答复。

这本书名为《寒夜三部曲》，实际上称作“母亲的故事”也无不可。不过这里所指的母亲，不只是生我肉身的“女人”而已。

笔者认为万物是一体的。而大地，母亲，生命（子嗣）三者形成了存在界连环无间的象征。往下看：母亲是生命的源头，而大地是母亲的本然；往上看：母亲是大地的化身，而生命是母亲的再生。生命行程，不全是人意志内的事；个人在根本上，还是宇宙运行的一部分，所以春花秋月，生老病死，都是大道的演化，生命充满了无奈，但也十分庄严悠远。人有时是那样孤绝寂寞，但深入看，人还是在濡沫相依中的。笔者自知要把这些想法融入小说是多么“贪心”，但是不能自己。

就这样，这部书是想藉着蕃仔林穷僻山野中的一群“鳧鱼”，描绘生命的姿彩，揭示奇妙的历程；通过层层苦难，跋涉遥远的追寻，然后呈现生命的面目。笔者为自己而写，当然也是为我爱的万有而写的。

《寒夜三部曲》全书约九十万字，能够完成，又能够成书出版，这期间的支持、协助、鼓励者太多了，他们的爱、热忱，将永铭笔者心底；同样的，也和这部书永远同在。

一九八〇年八月于景美

寄居藤屋之日



## 序 章

# 神秘的鱼

渺渺宇宙，茫茫时空，亦动亦静，亦去亦来，一是万千，万千是一。无限个有限，合成一个无限；无限个无限是为一，是为太极，是为圆，是为有；有是无限，也是有限。所以乾坤是一座剧场，生命是一出戏剧，绵延赓续，虚虚实实，亦滑稽亦庄严的悲喜演出。

据说，那个时候，所有的存在体，凝聚成一个无限密度的圆；一个无大小无形迹无外缘，无物不吸入的“黑洞”。之后爆炸开来，以圆的全面向外扩展，延伸，离开，形成星云，形成银河，形成太阳系。空间本身是弯曲的，所以宇宙有限而无穷；时间的横切就是空间；空间的纵列即是时间，于是一切色相有无，都是可能的。

据说，地球就是爆炸开来的一块小破片。由炙热而冷却，由云母片麻岩，花岗片麻石，角闪片麻岩，石墨片麻岩等结晶岩，组成万古沉寂的太古代地球。之后，始生代时出现生物，到了古生代，生物繁衍。在古生代的第三纪“锡鲁纪”，第四纪“泥盆纪”，是生命的旺季；鱼类的王者鲑，就是这个年代出

现在地球的。

古生代末期中生代初期，半流体的地球内部，发生剧烈的滑移，磁极变化，地轴不稳。于是地壳变动，陆地移形，气候异常。这时，许多生物灭绝了，但是更多更新的生物又纷纷创生；例如哺乳动物，就是新客。人类，是在新生代前纪才出现的。

那古老的鱗族，并未在地壳剧变时期灭种，只是随着大变动，许多族群被迫流离各地而已。

那时，神州大陆已然形成，大褶曲的巨型岳脉隆起凸出，象地球的巍峨顶盖：喜马拉雅山埃佛勒斯峰，天山，阿尔金山，昆仑山，库鲁达格山，觉克罗达格山……大雪山等平均七千公尺的冰源，迤邐到祁连山，巴颜喀拉山，插入东海的泰山、玉山。

听说，到了一万年前，那是第四冰期结束，后冰期的时候，冰层溶化，海水陡涨，神州大陆陷入大洪水中，东海面积扩大，把大陆陆棚浸蚀成海棠叶缘；东海中只剩下点点岛屿，象蕃薯、象马蹄，象串串葡萄，象片片孤云；那条大蕃薯，就是台湾岛。

当大洪水骤来时，群兽自然向高处逃命；台湾高山上埋藏的掩齿象，犀牛，野牛，野鹿，剑虎的尸骨化石，正是这样留下的。

古老的鱗鱼，是奇特的生命体：夏季，上溯淡水河中游戏、觅食、恋爱；晚夏在清澈的急湍沙滩上结婚、生产；到了秋末冬初，携妻率子进入大海，然后成群结队，组织朝圣团，回到古生代“锡鲁纪”“泥盆纪”祖先创生的古老家乡。年年这样，岁岁如此；千万年不变，永远不会迷途。

故乡，有奇异的吸引，神秘的呼唤。它们遨游四海，但一定归依故乡。这是生命的本然，超意志的力量。

可是，第四冰期的后冰期，沧桑巨变之际，它们正在淡水河上展示生命的姿态，努力繁衍后代，结果不幸被“陆封”在变成海岛的深山渊谷中。这就是台湾大雪山麓“高山鱒”的由来。从知名的梨山，步行三十分钟就到达环山；在环山的“果桁瓦西溪”里就有这种鱒。

高山鱒，就是这样被隔离的孤独而寂寞的鱼。

每到秋风起冬寒来的时刻，深山绝谷里的鱒鱼，晚上就开始作还乡的梦。它们只能作梦，当然梦是很美的。梦里，万里逍遥，云天无阻，很快就回到故乡的怀抱，它们会侧头仰望三千九百多公尺的大雪山，随着二千五百公尺的雪线，一直望向天边。它们眼底网膜，脑壁灰层留有先天的一幅故乡幻影：白山黑水边，海洋江河寒暖流的交际，那里是故乡，是生命的发祥地，永恒的母亲。

鱒鱼的梦，可能也是人类的梦；鱒鱼的幻影，可能正是我们的心象。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不可如何的先天眷恋，历史的痛苦感情。

鱒鱼，是神秘的鱼，乡愁的鱼，悲剧的鱼。

鱒鱼，在寒夜，于荒村，凭着方寸一盏孤灯，望向迢迢远路……

这是鱒鱼的传说，也正是我要叙述的“寒夜荒村一孤灯”的故事。

## 一、彭家闯入蕃仔林

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岁次丁巳，广东梅县、镇平、陆丰等地客人住入猫里（苗栗）来。十年后，猫里已经成为不大不小的客家人街庄市集。

苗栗，在光绪十五年设立县治。苗栗县署右畔是梦花街，梦花街的前身称“为黄芒埔庄”，是苗栗街最早的据点。

穿过县署的南门，外边是猫里街；城隍庙在猫里街西边。

猫里街南端接牛屎崎，牛屎崎顶上是猫里山；左边东南方的山岗是龟山，龟山把由东南直奔而来的大湖溪水，挡向左方尖山下流去。

走出龟山口，沿大湖溪边，有通人力车、牛车的黄土道。凌霄高耸的双峰山，就在遥远的前面。

经过龟山渡口的平原，是鹤仔岗和五谷岗，再过去，由麻莽寮到隘寮脚，是平坦的盆地。住在隘寮脚盆地中央地带的，大都是闽南籍居民。隘寮脚的东南外围称为河头，居住在河头的都是客家人。他们的主要职业是当隘寮脚居民的长工；因为家里大部分时间只有老少妇孺在家，为了防范先住民的袭击，除了门户墙壁特别加强外，六十多栋的庄子外边，还砌上坚固的石板围墙。所以河头又称“石围墙”。

从石围墙起，先住民的社庄多了，势力增强，行人的危险

性也大为增加。由县城起的牛车路也到此为止；从这里起，到大湖庄，只有蜿蜒于山坡陡壁间的一台尺宽的小黄土路。

由石围墙再往东偏南方走就是桂竹林；自桂竹林，经出矿坑，汶水，水尾坪到大湖庄，沿路两边密林里，“舌牙答社”、“八力社”、“耶域社”、“水尾社”、“马凹社”等，星罗棋布，到处都可能有先住民的卡哨。

大湖还是一片新垦地，先住民称为“马凹”；大湖庄，实际是马凹社附近，经大陆梅县一带来的后住民开垦后的小盆地而已。



冬日的清晨，山风特别凛冽。

这天，日头刚露脸，彭阿强一家七男五女十二口，加上携带火器护送的黄阿陵、刘阿汉两人，就由石围墙向大湖庄出发。

本来兄弟几个要求天未亮就上路的，但阿强婆力主安全为重，所以就轻重行李家当，完全打点清楚后才浩浩荡荡出发。

阿强伯把彭家的家神牌放在小竹篮里，然后点上三支香：“祖公祖婆啊，我们来去啰！要保佑大家一路平安呵。”

阿强伯把小竹篮捧在胸前，拿眼睛一扫家人，猛一转身，领先开步走去。

气温很低，山风似乎越吹越紧，把日头刮得黄黄的，黄土路，经这一群草鞋践踏，更是土飞尘扬，使人双眼很难睁开。

今天是辰时交“小寒”，没想到一入日脚，西风风势就转强。歌诀说：“小寒西风六畜灾，青菜五谷总有害”。照理不该搬家，但是义民爷订的，没有更改的道理。义民爷为民舍

生，虎豹龙蛇都得敬它们，有它们保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还怕什么？

黄阿陵是彭家大女婿阿江的弟弟，他端着新配备到的六角形长管步枪，抢在老人前面，当开路先锋。

大儿子彭人杰，老四彭人秀推着单轮鸡公车，跟在爸爸后头；人杰的两岁大儿子德新，安置在鸡公车上——除了孩子之外，全是蕃薯，蕃薯上面是被铺。人杰嫂良妹背着小德福，扶着鸡公车照顾德新。接连着的是挑大箩筐的老三彭人兴和老二彭人华，尪女尾妹跟在后面。

人华嫂芹妹，挺着大肚子，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所以她是空手走路。阿强婆兰妹臂上挽着三副黄藤制的尿桶耳仔，手上还拎着少许杂碎，算是在后头督阵。

不过，花因女（童养媳）灯妹，却落在最后，因为她挑的是大小铤铁锅，陶土饭锅等煮三餐的行头，重极了，她赶不上大家。

殿后的是另一个护卫刘阿汉，他和阿陵一样，全身隘勇装束，也备有长管步枪。

这一群人，除了路面凹凸，脚步不稳，或挑着拎着的家具被路旁草木石块阻挡——不觉急叫促呼之外，人人专心赶路，谁也不开口说闲话。

阿强伯是身材高大，满头白发而体力精力还十分旺盛的老庄稼人。

阿强婆比丈夫小四岁，五十四岁了，走起路来步实桩稳，还十分硬朗。她偶尔会留意一下媳妇们的脚步，看她们走不上两个钟头，都有点踉跄的样子，不觉摇摇头。

嘿！这些妇人家，真没用！这个样子，怎么去吃开山的

饭？倒是人杰人兴两个，象两条大赤牛；阿强当年，就是这么壮的。人华和人秀就差不多啦！唉！阿强婆心里想着，嘴里也就无声地念着。

“我看……”人华嫂芹妹象是实在挺不住了，停下来转身向家娘说，“我……大家坐一下好吗？”

“这里？”阿强婆瞪她一眼。

“不行哪！汶水口刚过，前面就是水尾坪！”人兴说。

“喂！快走！水尾坪哩。”正巧，黄阿陵回过头，大声提醒大家。

芹妹不知哪来的力气，脚步突然加快；其它男女老少，全都脚下加劲，急忙前进。

这里，正是汶水口。汶水河上游是“沙布鹿社”和“横龙山社”地段；先住民泰雅族的沙布鹿社，是最凶悍嗜杀的社庄之一。

再走不到五百步脚程就是水尾坪；水尾社分成两半，一在路口靠河道的峭壁间，凿穴而居；一在路左地势陡然高拔的密林中。水尾社的“玛拉卡即姆”——出草猎头，似乎全不守配合季节祭典而发动。所以经过这里，等于闯一次灾劫；必须子弹上红膛，全力戒备。

谁敢在这附近歇困呢？

“大湖庄快到了！”阿强伯宣布：“就在那里吃昼饭！”

“哎唷！累死人咯！”良妹背上背一个，又要搀扶一个；她一直是咬紧牙关，憋住一口气赶路的。

阿强婆想说两句体己话，可是目光落到二媳妇芹妹圆凸凸的大肚子上，话，就不知道怎么开口好。

“阿妈！我不要啦！不要走啦！”尾妹突然大声嚷叫

起来。

大家愣了一下。

妇人家，被逗得笑了起来；行程，停滞了一下。当阿强伯严厉的目光扫过来时，大家脸上的笑痕，倏地收敛，前进速度跟着增加。

“闭嘴！再嚷就把你丢下！”

“好嘛！好嘛！”尾妹真耍耍赖似的。

阿强婆责备地瞪丈夫一眼，然后猛推尾妹已经转过身来的胳膊，再一推腰肢。

尾妹晃着双臂，十分不情愿地，但双脚还是挪动了，而且急走几步追上队伍。

尾妹是憨女儿，十八岁，长得是一枝花似的，可惜是个半傻痴女。

“可怜阿尾……”阿强婆不由地想，“不傻多好！谁敢耍呢？唉！”这么一想，心底就隐隐作痛起来。

大女儿顺妹，嫁给那个短命的黄阿江，现在带着一男一女在石围墙，苦日子要挨到什么时候呢？大媳妇良妹正是阿江的妹子，彭黄两家是“交换婚姻”。这是代代当长工人家，最常见的办法；大家都这么做，当然没什么不好。

现在人杰人华都有妻有卵了，人兴是个大憨汉；如果尾妹不是傻女，找个人家“交换婚姻”该多好？

灯妹是预定将来匹配憨子人秀的。如果把灯妹改配人兴也不行，因为人兴二十三岁，灯妹十七岁；双方差六岁，“大婚头”相冲，千万试不得。人秀十九岁，两人差二岁，十分恰当。

阿强婆的心思，就一直在这些恼人的事务上绕呀绕地。

“嘿！大湖庄就在前面！”阿陵提醒大家。



“哟！那就是大湖？湖呢？”

一段十丈陡坡，把大湖庄分成两部分。下庄，除了入口山腰一座万善祠外，实际上不见一户住家，只是一片平坦草原而已。下庄接近水尾坪，自然没谁胆敢居住。万善祠，奉祀开拓本庄伤亡的义民，和一些子嗣断绝，而又没法送回大陆祖籍的孤魂野魄。

下庄的陡坡起处，设有一座高架更寮，那是入夜之后，庄民轮流放哨的的施設。更寮以六株巨形麻竹撑起，离地三丈多高，上面用双层坚牢的细枝桂竹作墙，留下枪眼，墙上挂着一面大铜锣；上面可以容纳两个守更的人。

阿强伯一行十四人，推着扛着背着笨重的家具破烂，和活命宝贝——蕃薯，好不容易爬上陡坡，就在上大湖庄头，两棵大鸡油树下歇脚，用餐。

这是一餐平常要在年三十晚上才能尝到的上好白米饭，是老头家善庆伯赠送的，还配上炒虾仁，煎石斑鱼等可口好菜哩。

在宴请他们一家，算是欢送，也是祝贺他们自主立业的酒席上，老头家善庆伯说：

“你们夫妇，父子，替我杨家做长工二三十年，现在要去开山创业，我没什么好东西相赠，就送五百斤蕃薯，作你们的落脚粮；另外加上一餐白米饭吧！”

“阿庆头家……”阿强伯喉头哽着。

“阿强哥，就领着子女去闯吧。我早说你，这样才好……”

“头家的恩典……”阿强婆老泪潸潸。

“呵呵！我说过，新垦山地，收成不会太快，我杨善庆别的没力量，供给蕃薯充饥倒做得到。阿强嫂，在山园还没出息